

世博之下、之後與之外

藍佩嘉

天下雜誌 454 期

我到上海數週進行研究，所到之處人人問我：「去看世博了沒？」除了炫目的建築，除了大排長龍的展場，除了巨嬰寶寶，和會拉小提琴的機器人，讓我們用別的角度來看一看世博。

這是奧運之後的另一場「中國崛起」秀，不僅展現給世界看中國的硬實力，也企圖讓中國民眾從「與世界接軌」的展演中，感受國族光榮感。上海出租車司機便興奮地告訴我：「一百年來才有這一次輪到中國舉辦，我一定要趕上」。

參觀民眾中的外國人極少，這更像一場辦給中國人看的世博。全世界都在覬覦龐大人口的消費商機，讓這次的世博格外具有商展、旅展的色彩。一位上海退休老師跟我說，她計畫花好幾天仔細看，我說門票不便宜啊（單日一張一百八十元），她說：「總是比出國看便宜，對吧」。

讓我們從世博的下面看一看。世博園區佔地五點二八平方公里，面積是歷屆之最。上海政府大刀闊斧啟動了「大建設」，爲了從「廢墟蛻變爲繁華」，遷走近三千家工廠，以及一萬八千戶的居民。

其中，有超過五百戶遭暴力強制遷移。只在台灣出版的《上海骷髏地》一書中，作者杜斌紀錄了幾位「上海世博難民」，爲了維權上訪北京，遭到綁架、關進監獄、遭受酷刑的故事。其中一位是周敏珠，她家的兩棟老屋被怪手摧毀後，臥床的七十歲老母含恨而死。周敏珠成立冤民小團體抗議數年，最後中風癱瘓，死後政府才給予房子與現金的賠償。

上訪北京無用，有人乾脆上訪聯合國。胡燕的祖傳房屋也位於世博園區，她拒絕簽署動遷協議，任職的上海醫院便將她開除，房屋仍被一夕拆除，因產權問題未得到任何補償，她在聯合國的紐約總部前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的長期抗議。

讓我們從世博的後面看一看。二零零六年八月開始世博園區的建設工程，共有三萬人參與，加上臨時工人，估計有超過十萬農民工在其中日夜趕工。

來自江蘇的小張是個電鍍工，他用臨時工的身分在世博工作，由於契約層層轉包，他拿到的工資比平常行情還低。世博試營運時發門票給協助興建世博的人員，我問他拿到沒，他說：「門票早就被大老闆拿光了。說得不好聽，他要承認對國家的貢獻，他也不會承認我們，會承認那些高官啊、聰明人啊，像我們這樣的人的時間無所謂」。小張天天在園區電鍍欄杆，我問他有機會看到什麼館嗎？他搖搖頭說，「我做工累死了沒力氣看。那些東西，就像農民進城市，不懂高科技的，對我來說沒什麼。」

上海政府發送了「世博大禮包」，一戶可拿到一張單日門票，外加兩百塊充值的公共交通卡。這是感謝上海市民忍受交通黑暗期，也為了衝高參觀人數，一戶雖有一張免費票，全家出動又得買上兩三張。外地人口只要住在上海超過半年、有結婚証，也能拿到這份禮。小張全家兩代到上海來打工已屆十年，可以拿到兩張票。開修車店的老張說：「有免費票也不去，吃喝不用錢啊？」。小張說，票和公交卡都折價賣了，還好心的提醒我，連看過的世博門票也能賣，因為還有一些相關的優惠。

讓我們從世博的旁邊看一看。我造訪浦東的一個村子，離世博園區只有兩站地鐵，光景卻截然不同。這裡是上海的農村，也是許多民工租賃的聚居地，住房非常簡陋，全家人擠在三到四坪的小房間裡，「吃喝拉撒睡都在裡面」，屋裡沒有廁所，只得使用一條溝的公廁。打零工的日薪約為六十塊人民幣，領月薪者則鮮少超過上海的最低工資(今年三月始調高到\$1120)。他們每月只能支付兩三百塊的房租，差不多就是一張半的世博門票。

村子裡的許多婦女都在世博園區裡當保潔工。因為有工作通行證，她們不上工時也可以自由進出園區，但多沒有進館內參觀。來自四川的阿英說：「唉啊，我放假只想休息，哪裡想進園區」。唸小學的女兒倒是興致勃勃，很期待去看世博，天真的說：「我今年不能長高，這樣才能去看世博」(110公分以下孩童免費進場)。我問阿英中國人第一次辦世博，會感到光榮嗎，她笑說：「沒有，就是幹活嘛。」

婦女喜滋滋跟我分享她們在世博中心工作的經驗，尤其是她們用手機拍下的華麗裝潢與豪華廳堂，還有使用免治馬桶沖洗的新奇體驗。「外國遊客對我們比較好」，阿英說，隨即告訴我她在園區跟警察吵架的事：「我在掃地，當官的出去有車隊，警察不讓人過，遊客也不給過，我不是好奇，我是要過馬路掃地，他就用粗話罵你。這警察怎麼一點素質都沒有，這種事情我們那裡天天都有！」。

上海市政府除了興建世博的硬體，也推動了「新上海人」的文明素質工程，例如宣導不要插隊、不要穿睡衣上街等，強調「做好東道主，文明迎世博」。

小張說在世博開幕前，打工的他在園區附近抽煙就被公安攔下來，斥責他「不文明」的舉動。他看見老人在園區周圍收破爛，也被公安趕走，老人無奈地說：「要文明，但我也要吃飯吧。」

「城市，讓生活更美好」，是上海世博的口號。多數展館在展期結束後將被拆毀，現地將重建為一個高級住宅、商業區，為國家與資本帶來龐大的利益。這樣的「美好生活」，顯然不為強制拆遷戶與農民工所分享。真正的「素質」，應是尊重差異，不以大欺小，不以強恃弱；在貧富差距與身份歧視的鴻溝上，「文明」的口號仍像是一個炫麗漂浮的氣球。